

爱心与善良,需要传递!

爱之链

“我爸手机又丢了!”那天我午睡正酣,迷迷糊糊间手机铃声急促地响了,是侄女打来的,说我哥上班后,又返回家中,翻箱倒柜找东西,折腾半晌,两手空空,坐沙发上发愣,唉声叹气,问他原因,才支支吾吾说手机丢了,他是向领导请了半小时假回来找的,满心期待,却没找着,他失望透顶,心神不宁,坐立不安,又下楼了。

电话那头,侄女咋咋呼呼地让我想办法。瞬间,我的瞌睡虫被赶跑了。哥属虎,比我大七岁,小时候发高烧,得过急性脑膜炎,左耳听力基本丧失。他是个执拗的人,遇到什么事,直犟不拐弯,这是他进城后短短几个月,丢失的第三部手机了,每次掉东西,他都失魂落魄,难以平复自责无助的心情。这次如果找不到,他估计又要多少天魂不守舍,茶不思饭不想。这次掉的这部手机,意义非同寻常,是妈妈的遗物,妈妈去年大寒走了后,哥一直将这部手机当宝贝,随身携带。这可怎么办才好?

前两次手机丢了后,被人捡拾去,再打号码,都是关机。哥的新工作是扫马路,流动性强,这到哪去找遗失的手机啊?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辙了,脑子一热,心存一丝幻想,也许遇到好心人呢,让侄女立即拨打手机号码,不曾想电话有人接听了。

片刻后,微信里,侄女发了一个大大的笑脸过来,让我去哥扫马路包干路段的一家大药房找好心人拿。我风驰电掣赶到了药店,急急地开口找店员拿手机,店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,听了我凌乱的叙述,她很淡定,打量了我一番,然后按程序办事,让我打侄女电话确认,再用自己的手机打大哥电话再次确认,经过反复沟通和确认,她才将手机交到我的手中!我连连弯腰致谢。

店员笑眯眯地说,我谢错人了。原来捡手机的另有他人。手机是被一个送孩子上学的好心人捡到的,大哥上班途中经过药店门口,手机从浅浅的夹克衫口袋里滑落,他浑然不觉,等到班上换工作服,一摸口袋,不好,手机丢了。好心人站在路口等了好一会儿,没等到失主,因为急着去上班,就将手机拜托给药店的店员,无论如何要将手机交到失主的手中!

好心人,你是谁?衷心感谢你!失而复得的喜悦,洋溢在老大哥的脸上。在他灰暗的世界里,因为有你而温暖和感动。

一个人的福气其实是自己挣来的,我们都希望“出门遇贵人”,可是贵人在哪里,谁也不知道。你只有坚持做别人的贵人,用爱心串成世上最美丽的钻石项链,你会发现,身边都是好人,心中都是温暖,眼前都是春天。勿以善小而不为,你的举手之劳,就是幸福的根源所在。

一个星期后,我哥在马路上扫地作业时,在垃圾桶旁捡到一部手机,经过我们多方联系,最终物归原主。

爱心与善良,需要传递!

“无论经历了什么,记得带上你的善良和感恩,去遇见温暖和幸福,前方有路,未来可期。”

等到疫情过后

现在的上海,早已成为一个每次聊天都绕不过去的话题。

早上醒来,习惯性地点开视频号,才看了几秒钟,心一紧眼眶就湿润了。黑色的夜中,居民们挥着国旗高歌,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”,更有年轻的声音,高歌“我多想回到家乡,再回到她的身旁”,一遍又一遍,唱响了春天的夜晚,也唱亮了百姓的希望。

看到一篇文字及视频,说上海人骨子里精致傲娇,把核酸检测做成了时装秀,要穿燕尾服、戴礼帽、右手红酒、左手拐杖,遇到医护人员,要脱帽弯腰鞠躬,头发最好用上海发蜡抹一遍,等等。导致小区大白在楼下拿着喇叭高喊:“都是上海的医生,不用化妆,快下楼。”大白的三言两语,愣是冲淡了严肃紧张的疫情氛围。

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,上海封城意味深长,期间种种困难意外可想而知,尤其是滞留上海的外地人,不知道何时解封何时返乡。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又心怀忧伤。

说到上海,我与它还有着或多或少剪不断的情缘,但时至今日,踏上这块国际大都市,却是屈指可数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因城市人员分流,爷爷回到老家盐城,但父亲是在上海长大的,又在江西完成大学学业,因此,父亲仍然保留了大上海的许多习俗,套用现在的话,就是小资。我曾见过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,一律小分头,油光可鉴,白条纹衬衫,鼻梁上架着副眼镜,典型的海派少爷行头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正读高一,某报纸上有条新闻说上海某青年女子做好人好事的事迹,当时我极想拥有鲁迅的两本书《野草》《朝花夕拾》,千方百计地寻而不得,见此报道,突发奇想,何不给她写封信求援呢?毕竟上海是大城市啊。未几,那女子果然从旧书店里淘得我要的这两本书,并附信一封,说她愿意帮我的忙,今后如有需要而买不到的书一定要告诉她,同时留了她单位及家庭地址。一来二往,竟通信不断。结婚时,她的信件我留在了娘家,后来因父母搬家,信件全丢了,但我的影集里仍保留她寄来的黑白照

片。这么多年过去,也不知她现在哪儿发展,疫情期间是否过得好。

2006年7月,我去上海郊区采访,想顺便去看看渴望已久的东方明珠及黄浦江。一路上,天阴沉着,风吹在身上也不觉得炎热。农田里绿油油的,谷子们很安静,在丰韵的土地上,不动声色地生长着,高速公路两旁的房子,白墙黑瓦,屋檐高翘,有着江南水乡的味道。听说我没来过上海,一车子的人很是惊讶。从我的城到上海,不过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,而我却没来过,岂不是天方夜谭?于是,车子直奔上海市区。

沿路扑入眼帘的,首先是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。注视着那一个个小小的窗子,觉得它们和鸽笼无甚区别,甚至远不及鸟儿们自由。鸟儿只要一展翅,就可以划出弧线,高楼里的人能吗?其次是车比人多,车满为患。尽管我们的车子开得较慢,还是在过隧道时被追尾了。幸好无甚大碍。

东方明珠、黄浦江畔,人流如潮涌。这两处,已成了大上海的标识。从前到上海,必到城隍庙,这就像到北京要去长城,到南京要去中山陵,到西藏要去布达拉宫一样。说到底,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文化,城市之间的区别,就是文化的区别,其他都是克隆出来的。

内心里,我向往的城市,却仍是,或如空旷寥落沙漠牛羊式的,或似静如处子小桥流水式的,大上海虽好,终显浮躁复杂了些。

不过,再复杂的城市,也有简单纯朴的小人物,比如上海这次疫情,封控期间,邻里居民互相抱团,你送我两个橙子,我匀你一把青菜,团购时不忘为保洁阿姨和保安们多团一份,头发花白穿着讲究的六七十岁大爷大妈,楼上楼下敲门喊邻居做核酸,因为是老小区,都没有电梯……

现在想想,骨子里,对上海有份天然的亲切感,除了家族外,恐怕就是缘于这些小人物的仗义和侠心吧。“无论经历了什么,记得带上你的善良和感恩,去遇见温暖和幸福,前方有路,未来可期。”

等到疫情过后,我想去上海走走,云游野鹤般地,逍遥自在!

他跟我说,做了爷爷的人,看不得孩子受苦,得了这笔钱,他决定为村小学的娃娃们,每人买一副手套。这样,娃娃们伸手写字,就不会冷得哆哆嗦嗦了。

捉蚂虾

已是雨水节气,这天下午,天气有些冷,海边鱼塘结了一层薄冰。难怪有人说:今年七九赛三九。一条长长的河汉,潮水已经退去,几艘小渔船静静地停泊在岸边,入海口上游不远处河道里,裸露的黑褐色淤泥上,有一近似正方形的拦网,矮竹竿支撑,一百多平方米,西边留有敞口,那是用来捕捉蚂虾的。

六十多岁的老宋就住在附近海边渔村,那大片拦网是他放的。这个年纪,不能下海捕鱼,不能出去打工,也不能在家闲着,就来这河汉里布网捉蚂虾。拦网东北角,有一个两米多长尾巴,那是闷网,蚂虾随着回落潮水拱进闷网,方便取出。蚂虾是生长在海里的一种小虾,渔家歇后语,鲨鱼吃蚂虾——不够塞牙缝的。可见蚂虾之小。蚂虾形似小蚂蚱,长约两厘米,因此叫蚂虾。

一天24小时,两次潮水落干,是取虾的时候,这个时机不能错过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,只要落潮,就是半夜12点,老宋也要翻身爬起,骑着电瓶车来到海边,下到闷网处取虾。

老宋穿好皮袄,冒着冷飕飕的北风,提着一只竹篮,踩着淤泥,蹒跚地来到闷网前,解开网底扣绳,把蚂虾倒进竹篮。老宋两脚跋涉,费劲地来到岸边,脱去皮袄,黧黑的脸冻得泛红。忙了一下午,竹篮里只有几斤蚂虾,在清冷的天气里,也不蹦跳,挤挤挨挨蠕动着,晶莹可爱。这么少呀!老宋似乎看透我的心理,对我说:“现在是淡季,谷雨时节,蚂虾繁殖旺盛期,滋生很多,每天能网百余斤。”

老宋接着说,到芒种季节,海里蚂虾大都死掉,只剩下产籽的种虾,他就给附近养殖户打零工,管理鱼塘或海滩,挣点零花钱。水稻谷粒上黄时,蚂虾又开始繁殖生长,再来网虾。八九个月网虾时间,也能收入几万元。

夏天要是遇到台风或狂风暴雨,惊涛骇浪卷走了拦网,秋天得重新布网,这一年的收入就打了折扣。老宋的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,不用老宋负担。他卖的蚂虾钱,足够老两口生活。

蚂虾做成虾圆、虾饼,煲汤,都很鲜,食客喜欢。谷雨前后,捕获的蚂虾数量多,搁置时间长就会坏掉,价格相对便宜些,鱼贩收购后,卖给本地食品厂,酿造的蚂虾酱,做成品牌罐头,在超市上架很好卖。

这时,一个骑摩托车的,来到海边大堤,老宋竹篮里虽然只有几斤蚂虾,他也不嫌少,倒进塑料袋里,搁在电子秤一称,微信付款给老宋。冷风中的老宋,粗糙皴裂的脸膛露出笑意。他跟我说,做了爷爷的人,看不得孩子受苦,得了这笔钱,他决定为村小学的娃娃们,每人买一副手套。这样,娃娃们伸手写字,就不会冷得哆哆嗦嗦了。